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技术哲学

〔法〕让-伊夫·戈菲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技 术 哲 学

〔法〕让-伊夫·戈菲 著

董茂永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哲学/(法)戈菲著;董茂永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2000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919-8

I. 技… II. ①戈…②董… III. 技术哲学
IV.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168 号

我知道什么?

技 术 哲 学

[法] 让-伊夫·戈菲 著

董茂永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ISBN 7-100-02919-8/B·445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定价:7.50 元

QUE SAIS-JE?

Jean-Yves Goffi

LA PHILOSOPHIE DE LA TECHNIQUE

1^{re} édi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88

本书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1 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什么是技术	13
一、——南比夸拉人, 一个社会是否可以 没有技术?	13
二、——技术的标准	15
三、——技术的定义	22
四、——技术与工艺	26
第二章 技术哲学的考古学	32
一、——古代	32
二、——中世纪	45
三、——现代	50
第三章 当代技术哲学: 技术与工艺的本体 论和现象学	64
一、——运动学学者, 机械学学者, 形而 上学学者: F. 勒洛, J. 拉菲特, F. 德 索埃	65

二、——G. 西蒙栋, 或人性化的技术客 体	74
三、——海德格尔第一, 或技术的存 在者	77
四、——D. 依德, 或技术力偶	82
五、——K. 马克思, 工艺学家	85
 第四章 当代技术哲学: 技术与人类学	91
连续性论者	
一、——O. 施本格勒, 或作为维持生命策略 的技术	93
二、——柏格森, 或作为生命冲动岔口 的技术	96
三、——A. 勒鲁瓦 - 古朗: 从工具的古 生物学到姿势的古生物学	101
中断性论者	
四、——K. 马克思, 或创造自身生存方 式的人	105
 第五章 当代对技术的评价	111
一、——L. 芒福德: 从新技术到巨型机 器	112
二、——J. 埃吕尔: 从技术现象到技术	

体系	120
三、——G. 霍图瓦, 或技术试验哲学	125
四、——海德格尔第二, 或作为检查 船舶的技术	128
结 语	136
注 释	141
参考书目	160

导 言

无所不在却又被忽视的技术

J.-J.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部论著第二部分的开篇中对人类被逐出原始状态，标志着其历史和不幸的开端的一幕作了描述，这一幕是具有象征性的，但同时也是具有奠基性和灾难性的：“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无所顾忌地说：这是属于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1〕}

这段文字可以有多种解释：一般从政治角度解释——它可以是对所有制有害性的一种揭露；它又常常被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它可以是对堕落的人类本性这一新理论的陈述；有时，它又被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它可以是一种对原始透明状态怀念的表达。此外，J.-J. 卢梭在稍后的一段文字中特别指出，为了圈起一块地，人们几乎没有觉察到还需要技术：即在这块地的周围竖一些木桩或挖一条沟渠。

然而,这却是一项要求非常精确操作的技术;如采用竖木桩的方式:需要砍伐树木,并将其修整成方、锯开,再经运输,然后挖坑、竖立、连接;如采用挖沟渠的方式:则需要挖掘、清理、填高、整平、排水、支撑。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首先都必须勘察、测量、定线、划界。而全部这些活动只有借助于以下工具或器械才能完成,如:锹、十字镐、铲、篮或筐、粗绳、大铁锤、角规、刨子、横口斧、楔子、锯、斧子,以及一些诸如金属、柳条、帆布或黄麻布、耐火木材等材料。总之,J.-J.卢梭的这段富有戏剧色彩的描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多种技术存在于他所描述的这一活动中,甚至包括一些改进了的技术。

上述的例子看来很具有启示性。然而,人们却很少由此自然地对这些伴随着他们的一生,或许影响着他们一生的技术进行思索。我们很难想象人类离开了技术、动物失去了本能将会出现怎样一种情形。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奇怪的盲目性从何而来呢?这种奇怪的盲目性同样表现在下述的现实中:一个像我们当今这样拥有高等工艺的社会授予文人^[2]、艺术家、研究人员、决策者的声誉与授予工程师或技术员的声誉仍然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我们对技术作如下的描述,可说是恰如其分的:技术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见。说它无所不在,即它存在于

我们所使用的一切物品、我们所应用的一切推理、甚至我们的身体所做出的一切姿势之中。说它无处可见,是说它存在于一些空泛的议论之中,这些空泛的议论包括,关于技术人员具有扎实可靠的一般文化的必要性,关于后现代社会的来临,而一般说来,是说它存在于对技术文化的空泛议论之中。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技术既无所不在而又被忽视呢?这并非简单地因为疏忽或缺乏兴趣,而应该从这里看到一种名副其实的技术恐惧症的表现:技术和技术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一种名副其实的蔑视,至少在我们这个社会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工艺恐惧症分为两个构成部分,其一是永恒性的,其二是景况性的。

永恒性的技术恐惧症

永恒性技术恐惧症似乎首先应归咎于技术的庸俗化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说它庸俗化,是因为它与吃、喝、繁衍、取暖——这些满足生命的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生命的需求的特性又是循环往复和永无穷尽的:人们的吃、喝、繁衍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技术正是同这样一个尴尬的限制相联系,这限制便是,有一个躯体,而这个躯体是需

要维护、延续的。技术以极为浓重的色彩表现出生物学人类的动物属性，并由此受到了高雅人士的鄙视：是什么激发人们去挖坑设陷阱，捕捉小动物，像其他创造物一样去照料他们的后代？确实，对于一个人来说，想象一下正在从事思考、创作、爱的事业，要比想象一下正在从事计算、生产、繁衍的活计更令人心情舒畅。技术因其本身所固有的单调、平淡、重复而变得令人疑虑重重——就像动物的生活一样。技术为那些高雅之士提出了一个难以容忍的结局，这令他们一下子想到了苦役、例行公事和机械论。谢林^[3]似曾说过，他在哲学方面最为蔑视的莫过于洛克^[4]了。不论这种在哲学方面的蔑视的理由如何，这位功利主义思想的大师洛克在谢林这位杰出人物的眼里是对技术作出了错误的评价：“我要说，正是通过这种笨头笨脑而又被人瞧不起的机械（因为这个词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失宠），即，正是通过被一些大字不识的人们操纵着的机械，才使这些如此有益于生活的艺术来到我们之中，推动我们的生活日益改善。”^[5]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像 A. 科吉夫^[6]一样承认有两种方式否定人所固有的秉性：源于英雄主义在死亡面前的无所畏惧和基于苦役在死亡面前的惊恐万状——一种是威严的方式，一种是奴性的方式；那

么,就应该承认,技术,劳动,苦役,被奴役的命运,总之,这些都是令人厌恶的,而我们每个人所谋求的是成为主子。人们甚至要怀疑那些所谓关于人类将以技术控制自然的当代宏论实际上只是一些自视为主宰的被奴役者的侈谈。

但是,技术还有另一个缺陷。对此 P. 瓦莱里⁽⁷⁾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宣称热爱大自然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渴望到乡间田野去走走罢了。这只是在被高度扭曲的文明环境中人们才有的对一种状态的怀念情感,这种状态便是人与大自然直接地接触:众所周知,建造小特里阿农⁽⁸⁾并非是要人们到那里去做牧羊童或牧羊女,而是为了让人们在那里装扮牧羊童或牧羊女。但是,真正的技术有一点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它令其使用者接受现实的惩罚。这种平民百姓的唯实论是具有撞击性的。技术人员的永恒信条是:“某项操作的成果证明该项操作”,这就足以使他们获得诸如非诗人、非理论家、非文人一类称号。有时甚至会发生由于对一项技术的不当控制令绝顶聪明的人受挫的现象。有一段小趣闻是这样记述的:《论战争的艺术》的作者、革命作家马基雅弗利⁽⁹⁾据说有一次应邀去为一支部队操练密集队形。正如人们料想的那样,这位佛罗伦萨人发出的命令导致了一片混乱,倒是在场的那位士官长只用了一会工

夫就使部队恢复了秩序。因为现实对门外汉是从不宽容的,有时还要课以重罚。只要头脑稍许灵活,再加上点口才,人们就可以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但真要做起来,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笨手笨脚的人受到的最低惩罚是被人奚落,最高惩罚是丧命。阿兰^[10]在谈到中学生与学徒工的区别时阐述了这种对技术活动恐惧的原因:“‘倒霉的家伙,你在那儿要干什么?’这是在车间里常听到的话。‘请让我看看你做的东西’,这是学校里用的字眼。”^[11]总而言之,没有人喜欢技术,因为谁也不愿意失败,而技术常常面临的正是失败的风险。

永恒性技术恐惧症的最后一个方面是认为在技术中有某种类似巫术的东西。弗雷泽^[12]在《金枝》中曾把巫术称为科学之前的科学。然而,一谈到科学,就要涉及普遍性与必然性之间关系在理论上的描述。但是,人们会寻思,类似这样的阐述是否意味着从本质上讲在巫术中包含着具有现实性的东西,与 M. 莫斯^[13]的看法相一致呢? 后者直言不讳地宣称技术的作用与巫术的作用具有某种同一性:“当宗教向玄学方面发展而专注于理想形象的创造时,巫术却以各种方式从其获得生命力的神秘生活中挣脱出来,融入世俗生活并为世俗生活所用;当宗教转向抽象时,巫术却走向了现实。巫术与我们的技术在

研究方向上统一起来了,即工业、医学、化学和机械等。巫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操作艺术,巫师们凭借的是他们经过细心琢磨的手段、技巧和纯熟的操作。巫术是出自虚无(ex nihilo)的纯创作领地,它用一些话语和手势来制造出技术以劳动创造出的东西。”^[14]因此,与其说科学是从巫术演变而来不如说科学是从宗教,或者几乎可以说是从神话演变而来的。其实,术士和巫师同技术人员一样,使自然力量产生作用,其目的既不是要了解它,也不是要操纵它。然而,这种活动历来被隐隐约约地看作是一种违连行为。人们常常把技术人员与被称为巫师之徒的冈达兰(Gandalin)联系在一起,或用技术的奇迹和奇观这个词,绝非偶然。事实上,人们时常用那些通过自制力和置身物外而达到客观公正的哲人与那些以忘我为代价而达到对事物施行不和谐控制的巫师进行比较。于是,技术令人不安了:它以普罗米修斯或浮士德的方式把宇宙的秩序搞乱了;它释放出或有可能释放出一种在我们身上或身外难以估量的力量;一种与某一正统的伦理截然相反的权力意志在技术中膨胀起来了。至此,技术恐惧症已经延伸到了神话的领域,即整个宇宙的范围:锻冶之神赫菲斯托斯相貌丑陋;亚卫拒绝定居的种田者该隐的贡品,而接受仍在游牧的牧羊者亚伯的贡品。^[15]

应该重视这些幻影：难道我们真的确信这些幻影不再起作用，甚或说我们已经从这种幻影中完全挣脱出来了吗？尤其要说明的是，某些对技术现代性更为毫不动摇的赞同其实大概只是这种古代的技术恐惧症的另一表现罢了。《未来主义宣言》宣称：“我们将歌颂那些被劳动、快乐和愤慨搅得激奋不已的广大民众；在各个现代化的首府，各种变革那多彩而浑厚如潮水般的大合奏；夜幕中，各种机器设备和工作现场在皎月般电灯光下的隆隆震颤；热气腾腾的港口码头像一条条巨蟒，吞吐着一批又一批的货物；一家家工厂，烟囱林立，一束束清烟与白云相连，把工厂笼罩在飘渺之中；一座座桥梁像体操家一样，凌空跃起，横跨在一条条有如恶魔剪刀般被阳光染成金色的河流上；一艘艘大型海轮驶向未知的天际；一列列机车，如身披铁甲的骏马，蹬踏在钢轨上，而驾驭如此庞大的钢铁之躯的只是一些长长的管状之物；空中翱翔的飞机，其螺旋推进器发出的轰鸣声有如彩旗猎猎、掌声雷动。”大概只须将微型计算机、原子能发电站和宇宙航行器补充在马里内蒂⁽¹⁶⁾所描述的这段文字之后，就足以具有现代性了。但是，只要我们稍加留意，文中“恶魔般的”(diabolique)一词无意识地出自他的笔下，就足以令人揣测，他所获得的灵感可能具有很大的盲目性。